

# 瞿秋白的悲劇

楔子

我寫這篇「瞿秋白」，儘可能保持客觀態度，完全根據事實，不加任何渲染。瞿是接替陳獨秀主持中共中央的要人，那時正是國民黨清黨，寧漢分裂之後。回憶在清黨時我會協助廣西清黨並辦理黨務學校（那時鄧小平好像還在廣西東蘭、鳳山兩縣的山區打游擊，政府正在派兵圍剿），同時主編省政府的刊物，發表許多宣揚三民主義及批判馬列主義的文字。並出版「社會問題」及「革命建設」二書，都是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



瞿秋白的畫像。

台若干大學講「中國近百年社會思想」，其中陳獨秀和中共思想也佔了一章。因為講陳獨秀，連帶也提到瞿秋白、李立三他們。現在特將這篇瞿秋白的悲劇發表出來，供「中外」讀者參閱。但由於資料不够完備，又事隔數十年，當年中國內部派系鬥爭的祕密及其與第三國際的複雜關係，此間所有的有關文獻，而爲我所見的，已不足徵。掛漏之譏，在所難免，倘承讀者賜教，實深感幸！六十七年十月、作者附識。

## 悲劇性的破落世家

瞿秋白的年齡，算來和我差不多，都是前清光緒末年和宣統年間唸小學，

而寫作的。其後，我留學歐洲十二年，亦抽暇爲黨工作，主編三民導報，聯絡僑胞創辦「巴黎中國書報社」作為黨的外圍團體。進行對日抗戰的國際宣傳，參加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等機構。並在巴黎、羅馬等處，和中共分子，進行強烈的鬥爭。回國後曾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主持陪都青年館，勝利後在桂林國立廣西大學及省參議會，不斷地和共黨分子或親共人士展開戰鬥。大陸撤退後到南洋五年，香港十年，仍繼續在言論、教育及實際工作上，堅持反共的原則。這是朋友們所共見的。又近二十年來，我先後在港

拖過猪尾巴式的辯子的。當光緒和慈禧崩駕時，我們都是以小學生的資格，屢次到學校的禮堂向大行皇帝和先太后的靈位前三跪九叩頭祭拜如儀的。瞿秋白於宣統元年在江蘇常州（他的家鄉）冠英小學畢業，民國二年，就讀常州府中學堂，那時他十四歲。其後因家貧輟學，未畢業即離開學校，找工作做，來彌補家用。於是受聘爲無錫的一間鄉村國民學校擔任校長。（我在十七歲畢業於柳州中學堂，第二年擔任本縣縣立高等小學教員，又當過校長，比較他的境遇，差不多相同。但似乎好一點？）

他底家庭，雖然是一個簪纓世家，但是一個悲劇性的舊家庭。他底祖先在明清兩朝，都做過官；叔祖父瞿慶韶在光緒年間，曾經做過湖北巡撫（相當於今日的省政府主席），伯父歷任浙江蕭山等縣的縣長（舊稱「縣正堂」或縣令），這時他家中的光景，大概還算得不錯，可說是「书香世家」。但到他父親時，這書香世家的環境，就大不如前了。一方面是清廷廢科舉，一個秀才老爺，做慣了世家子弟，身無一藝之長，雖則琴棋書畫樣樣懂得一點，但謀生技能，都說不上。只有在家賦閒，不能從事家人生產。於是坐喫山空，債台高築。爲避債計，他乾脆拋下妻兒，逃之夭夭，一了百了，藉此擺脫了家庭的責任。後來有人看見他流落在山東濟南一帶，經過朋友的

謝

康

介紹，做家庭教師替小孩補課。有時候也幫朋友料理一點雜務，混一碗飯喫。中國諺語原有「讀書不成三大害，衙門風水及行醫。」這句話，又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這真是舊式文人的末路了！

### 年關難過母親自殺

瞿秋白父親的出走，已對他幼小的心靈給予嚴重的打擊。孰知禍不單行，父親離家以後，雖幸賴一個賢能的慈母，支撐一家的生計，撫育兒女四人，還用一個傭傭的僕婦，每月要開支工錢，家用也相當的不小。秋白的母親名字叫做金衡玉，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每天做些女紅得一點錢貼補家用，但仍不敷支出。只有拿東西到當鋪裏去押借，小小年紀的瞿秋白，也因此常跑當鋪，和朝奉們打交道。到最後，值錢的東西，都典當或變賣完了，只有賣掉自己的住宅來還債。然後母親帶着秋白及弟妹等，住進了「瞿氏宗祠」，家境當然更清苦。後來債務還是越來越多，母親已心力交瘁，無法繼續負起這個家庭的重擔了，每逢過年時，這一關更是難過。這時常有債主登門索債，聲勢汹汹，使他母親無法應付。當民國五年農曆初二的晚上（一說是深夜），母親對着債主們和許多賬單，無法應付，於是偷偷地跑進後門，用火柴頭拌入虎骨酒中，吞服自殺而死。

秋白在無錫國校接到噩耗，匆匆忙忙，趕回常州家中，母親已斷氣多時了。他當時心中非常悲痛，寫了一首哀悼的詩句：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  
此時飢餓無人管，落得靈前愛子身！」

瞿秋白因他母親的死，依古禮須在家守制，在極度悲傷之餘，辭去了無錫國校的職務，待在

他後來在許多作品裏面，也都常常追念到他底母親對他的仁慈，認為：「只有她的慈愛，永久留在我我的心靈中——這是她給我唯一的遺產。」（語見瞿秋白《赤都心史》）

後來在答復友人的一首詩中，秋白又寫道：

「君年二十三，我年三歲長。

君母去年亡，我母早棄養。

亡遲今已埋，死早猶未葬。

茫茫宇宙間，何處覓幽壙？

荒祠濕冷煙，舉首不堪望！」

瞿秋白父親的出走，母親的自殺而無力安葬，家道的貧窮，極人世間辛酸淒涼的遭遇。這種家庭的變故，已使他扮演着最不幸的悲劇角色，他所

作的「餓鄉紀程」，說得非常的悲慘！雖然是寫俄國糧食缺乏，其實也寫他自己挨餓。在前引哭母詩中，有「此時飢餓無人管」又答友人詩中有「死早猶未葬」等語，可證明他家境的艱窘，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貧窮是共產主義的溫床，馬克斯在倫敦逃難時也很貧窮，有一個孩子生病無醫藥，另一個孩子餓死，和瞿秋白的處境，不相上下，都變成無產階級。馬克思創共產主義，瞿秋白信共產主義，由家庭悲劇擴大為「世界革命」階級鬥爭的悲劇，特別是對我們國家民族這三十年來造成大災禍，這種邪惡主義之所以能發生吸引人的力量，其因素雖多，但和貧窮不能說沒有關係吧！

起來。

當時北洋政府在北京辦了一間俄文專修館，培養對俄外交人才，不收學費，並保證畢業後一定有出路。瞿秋白看到招生廣告，在那一年九月，暑期滿行將開學時考取了俄文專修館。他入校之後，除主脩俄文外，還兼脩法文，回家時則自脩英文。由於他能力圖上進，刻苦用功，每天工作，總在十一小時左右（包含上課和自修）。他自訂讀書計劃及自修時間表。如果晚上讀不完該讀的書，他絕不上床睡覺。

### 北大旁聽專修俄文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  
此時飢餓無人管，落得靈前愛子身！」

瞿秋白因他母親的死，依古禮須在家守制，在極度悲傷之餘，辭去了無錫國校的職務，待在

家裏守了幾個月的靈。其後聽說湖北武昌有一間外國語文學校，辦得很好。又聽人說英文學好之後，不愁沒有出路。於是得到他舅舅母的幫助，借給他一筆錢，於民國五年十二月，啓程往武昌去。但是，學了幾個月英文之後，覺得不如理想。他又跟着他的堂兄瞿純白，到了北京，想考北京大學，又怕付不起學費，就暫時在北大當個旁聽生，這是民國六年暑假前的事。

就在這個時候，陳獨秀和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通訊討論中國文學革命的問題，胡最初提議改良（作「文學改良芻議」），陳則主張「文學革命」（作「文學革命論」）同時蔡元培接長北大，聘陳、胡等為北大教授，並以陳獨秀兼文科長，胡適兼哲學系主任，教授陣容堅強，北大氣象一新，新青年編輯部亦移至北京。由於陳、胡等人的提倡，白話文漸露頭角，所謂「新文化運動」亦有了一點啟蒙的氣息。又在這一年的十月間，蘇俄布爾雪維克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社會主義思想，有朝日初昇之勢，俄文也逐漸興盛起來。

據說由於他底「天資聰穎」，而又努力學習。他在俄文專修館的時候，寫了一篇論文，蒙老師的特別賞識，給了他一百零五分，使得同學們非常欣羨。

## 結識左傾思想人物

這時期他結識了一些朋友如耿濟之、鄭振鐸、許地山、瞿世英之流，後來都各有成就，在社會上是知名之士。他們曾經聯合出版刊物，談文學、政治和社會問題，但不久都因政治或經濟的壓力，被迫停刊了。後來他們找到了主編共學社叢書的蔣百里先生（按即著名學人而兼軍事學家的蔣方震，也是梁啟超的朋友），他表示歡迎他們翻譯一些俄國的小說，瞿秋白於是替共學社翻譯一些托爾斯泰和戈果里的小說。托爾斯泰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文學家，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此，瞿秋白也受了一點無政府主義（即安那其主義Anarchism）的影響，思想上已有一點左傾了。

民八，五四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瞿秋白也參加示威遊行，結果被警察抓去，因為他是俄文專脩館的總代表之一，但不久就被釋放。他事後曾寫這件事的回憶說：

「五四運動陡然暴發，我於是捲入漩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抱着不可思議的『熱烈』，參與學生運動。」（據瞿秋白文集）這幾句話表現出一個熱忱愛國的青年的心聲，（那時他的年齡，只有二十歲左右，已是一個才華出衆的書生了。）

在這以後，他參加了由李大釗、陳獨秀等所發起的「社會主義研究小組」思想更逐漸左傾。就在這時候他熟識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後來都成為中共的核心人物。

## 陳獨秀的思路歷程

陳獨秀比瞿秋白大二十歲，比李大釗大九歲，生於民前三十三年，如果他還活着，今年正是他的百年大慶。他別號仲甫，安徽懷寧人，留學日本，（一說他參加過國父領導的同盟會，也到過法國？）歸國後在上海和章士釗（秋桐）、張繼（溥泉）等創辦《民國日報》，主張實行徹底的「德謨克拉西」革命。辛亥革命後隨柏文蔚任安徽省教育司長，旋因民國二年柏文蔚隨國父反對袁世凱失敗，獨秀亦亡命日本。兩年後回到上海，辦青年雜誌（其後改名「新青年」），攻擊孔子及舊文學、舊禮教，同時介紹西洋思想，後來到北大，任文科學長（相當於今日的文學院院長）。之後，他更積極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文化」影響中國青年思想很大（筆者當時亦為「新青年」忠實讀者之一，並於民八，響應五四運動，民十在廣州訪問吳稚暉先生時，到廣東省教育委員會，見過陳獨秀一面）與蔡元培、胡適，

同為青年們崇拜的對象。但自獨秀於民十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旋即改為「中國共產黨」實為莫斯科第三國際（一九一九年由列寧領導組織的「共產主義國際」）中國支部，完全聽命於蘇聯，獨秀的聲望，自此低落，新青年讀者亦漸漸減少，（這個刊物轉變成共產黨言論機關，曾由瞿

秋白等幾個共產分子主編，胡適、錢玄同等退出，延至民十三年停版。）但在共產黨內，他已取得領導地位（名義是中共的總書記）。直到民十六年國民黨清黨，中共大失敗，同一年的「八七會議」，解除陳獨秀在黨的總書記及其他重要職務，而瞿秋白則奉史達林主持的第三國際之命，領導中共，獨秀於是失勢，被斥為機會主義。其後轉為托派，與托洛斯基通聲氣，進行組織「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被日本，（一說他參加過國父領導的同盟會，也到過法國？）歸國後在上海和章士釗（秋桐）、張繼（溥泉）等創辦《民國日報》，主張實行徹底的「德謨克拉西」革命。辛亥革命後隨柏文蔚任安徽省教育司長，旋因民國二年柏文蔚隨國父反對袁世凱失敗，獨秀亦亡命日本。兩年後回到上海，辦青年雜誌（其後改名「新青年」），攻擊孔子及舊文學、舊禮教，同時介紹西洋思想，後來到北大，任文科學長（相當於今日的文學院院長）。之後，他更積極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文化」影響中國青年思想很大（筆者當時亦為「新青年」忠實讀者之一，並於民八，響應五四運動，民十在廣州訪問吳稚暉先生時，到廣東省教育委員會，見過陳獨秀一面）與蔡元培、胡適，同為青年們崇拜的對象。但自獨秀於民十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旋即改為「中國共產黨」實為莫斯科第三國際（一九一九年由列寧領導組織的「共產主義國際」）中國支部，完全聽命於蘇聯，獨秀的聲望，自此低落，新青年讀者亦漸漸減少，（這個刊物轉變成共產黨言論機關，曾由瞿

秋白等幾個共產分子主編，胡適、錢玄同等退出，延至民十三年停版。）但在共產黨內，他已取得領導地位（名義是中共的總書記）。直到民十六年國民黨清黨，中共大失敗，同一年的「八七會議」，解除陳獨秀在黨的總書記及其他重要職務，而瞿秋白則奉史達林主持的第三國際之命，領導中共，獨秀於是失勢，被斥為機會主義。其後轉為托派，與托洛斯基通聲氣，進行組織「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被日本，（一說他參加過國父領導的同盟會，也到過法國？）歸國後在上海和章士釗（秋桐）、張繼（溥泉）等創辦《民國日報》，主張實行徹底的「德謨克拉西」革命。辛亥革命後隨柏文蔚任安徽省教育司長，旋因民國二年柏文蔚隨國父反對袁世凱失敗，獨秀亦亡命日本。兩年後回到上海，辦青年雜誌（其後改名「新青年」），攻擊孔子及舊文學、舊禮教，同時介紹西洋思想，後來到北大，任文科學長（相當於今日的文學院院長）。之後，他更積極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文化」影響中國青年思想很大（筆者當時亦為「新青年」忠實讀者之一，並於民八，響應五四運動，民十在廣州訪問吳稚暉先生時，到廣東省教育委員會，見過陳獨秀一面）與蔡元培、胡適，同為青年們崇拜的對象。但自獨秀於民十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旋即改為「中國共產黨」實為莫斯科第三國際（一九一九年由列寧領導組織的「共產主義國際」）中國支部，完全聽命於蘇聯，獨秀的聲望，自此低落，新青年讀者亦漸漸減少，（這個刊物轉變成共產黨言論機關，曾由瞿

出了一個「我的朋友」胡適之，最初同是以反對舊倫理、舊文化和舊文學出名。其後一個搞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反共產主義思想，分道揚鑣，最後又都受到中共匪幫，給他們清算思想。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我「扒格子」到這裏，又不禁擋筆默想，感慨系之了！

### 李大釗與第三國際

在最初發起中共組織的人物裏面，李大釗和陳獨秀是齊名的。和瞿秋白一樣以「身殉主義」，李大釗也是一個以悲劇作收場的人物。他比秋白大十一歲，河北省樂亭縣人氏，畢業北洋法政學校（在天津），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部），受日本社會主義者河上肇教授的影響，回國後初為北京晨報主編，改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發起組織「社會主義研究小組」又參與組織中國共產黨。其後留俄半年，受第三國際訓練後返國。民十一年由張繼（溥泉）介紹見國父，十二年加入國民黨，當選中央委員。民十六年於張作霖執政時代，在北京東交民巷俄國使館被捕，處死刑（得年四十歲）是中共初期的悲劇人物之一。他也是毛澤東的恩人。（毛澤東因投考北大不取，李大釗收容他做圖書館書記，使他有一個棲身之所，（月薪大洋十七元）並且讓他參加「社會主義研究小組」這是他和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認識的開始。）

### 留俄的觀感和著書

瞿秋白在參加中共以前，曾於民國九年十月

以北京晨報記者（特派員）的名義，到莫斯科住了兩年多，給晨報所寫的通訊：（「餓鄉紀程」，記述見聞及蘇俄革命後鬧飢荒等現象，後改名「新俄國遊記」出單行本，他稱俄國為「餓鄉」可見並沒有什麼好感。後期所寫的通訊，總標題為「赤都心史」寫莫斯科所見和感想等。另外寫了一本「新俄革命史」將稿子賣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得八百塊光洋的稿酬，但因被北洋政府禁止，不能出版，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戰爭，火燒涵芬樓及商務館編輯所時，瞿秋白這部稿子，也給燒掉了。

瞿秋白初到莫斯科時，所得的印象很壞，他寫着：「莫斯科城市生活，經革命兵燹之後，却很淒清，商鋪都封閉着」（見餓鄉紀程）。由於天氣的酷寒，物質生活的過分艱苦，他以一個文弱的書生型體質，竟然生起病恙來了。（赤都心史），以後纏綿他一生的肺結核（TB），就從初次留俄時開始。俄國實在是斷送他生命的「暗殺者！」

瞿秋白當時對於列寧統治下的蘇聯，是頗為悲觀的，因而更懷念故國，有一年的中秋節，嘗寫着：「秋原黃葉，纔領略別離滋味。怎知道有災祲流離，更飢寒萬里！」

催婦娥強露半面，  
掩雲幕，永訣矣！

這些話似乎在傾吐出天涯遊子，萬斛的哀愁，也代表了他當時的真實心境。但這種心境之所以形成，除別離滋味外，主要的還是那災祲流離，飢寒萬里的社會現象。那時節蘇聯赤都，物資非常缺乏，有錢也是買不到東西的，有點兒像中今天的情況。

可是布爾雪維克（聯共布黨）的宣傳，是够厲害的，看到「廣大的紅場中，紅旗似海浪翻濤，成千上萬的紅軍，步馬礮隊俱全，工人軍事組織，男女少年兒童，都列隊操演，各國代表致祝詞，三呼萬歲，人山人海，掌聲如雷。」（參見赤都心史）這種偉大的場面，畢竟打動了瞿秋白的心坎。尤其當列寧出現在紅場上的那一剎那，受着羣衆們歡呼擁戴的情形，瞿秋白心中很受感動，以為「大丈夫當如是也！」

一九二二年（民十一）二月，瞿秋白在莫斯科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介紹人是他的好友也是同鄉同學的張太雷。不久，他就和張太雷參加在聖彼得堡（即列寧格拉）召開的「遠東民族代表大會」。之後，又被迫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一個培植共黨幹部的學校任教。在這期間，除教課和開會之外，他將共產黨黨歌（國際歌）和第三國際的許多重要文獻，翻譯成中文。這是他開始受共產國際重視的時期。

按照中共的組織大綱，它是隸屬於第三國際之下的分支機構，要直接受這個國際派駐中國的

代表指揮的。這時蘇聯經由第三國際遠東殖民地委員會祕書馬林及越飛等對國民黨孫總理說：蘇聯支持一切以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的民族運動，希望與中國南方革命政府合作。同時馬林以第三國際代表的身份，指出中共的政治路線，必須與國民黨合作，才不至陷於孤立。（按那時中共黨員僅有五六百人，毫無政治及軍事力量可言）這時中共的重要幹部爲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等人。

### 受陳賞識歸國任教

在這以前，民十一年底（一九二二）陳獨秀到莫斯科，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員。這時獨秀已經明白共產國際正在決定：要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組織，好像一顆小樹木寄生在一棵大樹身上，用大樹的營養料來養大它自己。但是陳獨秀不明白其中的「奧妙」，心中頗不以爲然，於是共產國際要角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迪克（Radek）在一次會議席上譏諷陳獨秀，說他是「孔夫子型的共產主義古典派」，就是說他不通權變。當時莫斯科的氣氛，頗不滿意於陳獨秀領導中共的作風，而對瞿秋白，則似乎存有一種期望。因爲他精通俄文，認識許多蘇共的要人，的確是一個青年才俊的樣子。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內幕行情雖然如此，但陳獨秀以「新文化運動」領袖地位，創立中共，並登上總書記的寶座，一時聲望之隆，甚至有「中國列寧」的徽號。他於民十二年歸國時，邀瞿秋白同行，不知是否出於第三國際授意，抑還是由於他的愛才

和提拔「青年才俊」的心理，現在事隔五十餘年，死無對證，也就無從查考了。

瞿秋白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暗中則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身份兼任上海大學共黨支部書記，（等於中共今日所謂「政委」之類）實際上控制了這間大學，使成爲中共蠱惑青年，吸收新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機構。而在名義上則擁戴國民黨老黨員于右任先生爲校長，實權則操於共黨中比較年輕的黨員瞿秋白、鄧中夏、恽代英、潘漢年和康生的手裏。

### 一杯水主義的奇聞

共產黨人對男女關係是相當混亂的，有所謂「一杯水主義」認爲男女間發生性的關係，好像喝一杯水那麼輕鬆容易，結婚或不結婚而同居，沒有什麼分別，真是結婚離婚絕對自由，不受法律的保障或限制。在蘇聯革命的初期，婚姻是完全開放的，結婚登記，只要交兩個盧布的登記費就行，離婚也是一樣。他們以爲性交只是男女間彼此的需要，就像一般動物對於性生活的需要一樣，戀愛則被認爲資產階級的玩意，屬於「唯心主義」的一種落後的表現，而不屬於唯物主義的

辦法。至於共產黨他們是滿不在乎的。在與沈劍農聯名登廣告啓事「很愉快的解除婚姻關係」的同一天，同一張報紙上，楊之華又和瞿秋白聯名登廣告啓事，當天晚上還請親友們喫他倆的喜酒，燕爾新婚，之華的故夫沈公子劍農也來參加婚筵，祝福他們戀愛成功，好像表演一幕滑稽劇。（請參看龍雲燦編的《紅旗下的亡魂》瞿秋白與楊之華）又司馬璐著《瞿秋白傳》第四章「戀愛與婚姻」這個上海大學的校花楊之華也是不平凡的情她的人稱她爲「上大革命之華（花）」看不起女人，既搞革命，又談戀愛，而實行移情別戀，在同一天離婚、結婚，引起很多人紛紛議論。同

「的辦法，就是爲着黨的需要，就密令有夫的女同志，離開自己的家庭兒女及丈夫，搬到黨部所指定之處，和另一男子「同居」，作爲夫婦的模樣，以達成黨所交託的任務。這種拆散配偶的粗野辦法，已結婚有了兒女對丈夫也有感情的太太多是不願意這樣做的，但又不能違抗黨的命令，否則要受嚴厲的處罰，被斥罵爲「溫情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如果要說共產黨「公妻」的話，這些事似乎可以作證。

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就是他在上海大學任共黨書記時代以勾引良家婦女破壞沈劍農的家庭得來的。這是按照我們傳統民俗和民法的說法。至於共產黨他們是滿不在乎的。在與沈劍農聯名登廣告啓事「很愉快的解除婚姻關係」的同一天，同一張報紙上，楊之華又和瞿秋白聯名登廣告啓事，當天晚上還請親友們喫他倆的喜酒，燕爾新婚，之華的故夫沈公子劍農也來參加婚筵，祝福他們戀愛成功，好像表演一幕滑稽劇。（請參看龍雲燦編的《紅旗下的亡魂》瞿秋白與楊之華）這個上海大學的校花楊之華也是不平凡的情她的人稱她爲「上大革命之華（花）」看不起女人，既搞革命，又談戀愛，而實行移情別戀，在同一天離婚、結婚，引起很多人紛紛議論。同

海大學時對瞿秋白的傾慕。從這點看來，這個白面書生戴近視眼鏡的瞿秋白，還有幾分吸引女人

的紅旗飄飄」裏，有「憶秋白」一文，追述她在上

須經過上級批准，始得結合。又有所謂「住機關

的力量。當然，他的少年得志，小有才華，也是很有關係的。

## 中 外 雜 誌 跨黨活動扶搖直上

從民十三年改組至十六年三月國民黨容共期間，瞿秋白和許多共產黨員，都加入國民黨，成爲國民黨員。黨員是要信仰三民主義遵守黨紀的。但他們都陽奉陰違，表面上是服從總理，其實他們都是聽命於莫斯科及第三國際駐華特派員。譬如馬林和鮑羅廷即以這種資格，指揮中共工作（這些跨黨分子，既以發展共黨破壞國民黨爲其最終的目的，則其輕視總理的主義思想，當可想而知。事實證明：朱其華曲解三民主義，瞿秋白也另著「三民主義」一書，用共黨理論來批判總理的三民主義，毛澤東也有所謂「新民主主義」或「人民民主主義」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他們利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發展，用國民黨招牌，做共產黨的工作，這是第一步。其第二步是使國民黨共產化，並分化國民黨爲左右兩派，既拉左派打擊右派，又吸收左派，使加入共產黨或共黨操縱的所謂統一戰線，最後，使國民黨歸於消滅。這是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指示，也是清黨以前容共時代共黨分子混入國民黨裏面所慣用的策略。在這個策略進行期間，瞿秋白做了國民黨的「候補中委」。其後又接替譚平山爲「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相當於今日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他的地位較毛澤東爲高。（毛在當時，僅是一名候補中委）

十六年四月，國民黨清黨，是年八月七日，

中共舉行「八七會議」陳獨秀下台，瞿秋白接替總書記，（一說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民那直暫代中共總書記，而由瞿秋白任書記）在黨內是第一號人物，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李富春、鄧演達、周佛海、周恩來等都支持他，使他扶搖直

上。更重要的是史達林爲他撐腰，希望他將國民黨清黨後共產黨失敗的責任，一切都推在陳獨秀身上，並厲行新作風、新策略，重振「中共的士氣」。這重大責任突然落在瞿秋白的肩膀上，使他受寵若驚。他這時只有二十九歲，雖然有了這個機會，滿足他昂首青雲的領袖慾，但他畢竟是一個搖筆桿的書生，身體弱、膽子小、經驗不够，也沒有什麼「雄才大略」，很難配合慣以殺人放火搞暴力革命的共產主義的要求。因爲「八七會議」決定，在這一年的秋天，舉行「秋收暴動」並指派張國燦、周恩來等主持「前敵委員會」，積極佈置武裝鬥爭，以暴力奪取政權。

## 八七會議與大暴動

接着「八七會議」之後，一連串的武裝暴動就展開了：諸如兩湖暴動（包含毛澤東所蠻幹的湖南暴動及江西暴動）、廣東海陸豐暴動（一稱東江暴動由彭湃領導）、浙江暴動等。共產黨在這些暴動的地區，曾經建立「蘇維埃」公然以土地革命、階級鬥爭的邪說，誘惑青年、煽動農民，迫害地主，實行沒收及強分土地、焚燒一切租佃契約及債券。農民有不服從的，即將他們田中的禾苗拔出倒栽，甚至用鐵線穿十數婦人的乳頭或十幾個男人的腳跟，連在一起，使他們受痛

苦而不能行動，以達其勒索取財的目的。尤其以廣東海豐、惠東、紫金、五華各縣彭湃勢力所及的鎮村地區，所用的手段，最爲殘酷。

但這些暴動，其後都一一失敗了，其中受損失最大的城市，是張競業部將黃琪翔及其教導團運動。（實際上是由蘇聯駐廣州領事館指揮作戰的）計焚燒房屋一千五百餘家（放火的火頭共十餘處）傷亡數千人，財產損失數千萬元。經兩廣軍隊會剿後，共軍全部殲滅，葉劍英僅以身免。指揮作戰的俄國人，都當場擒獲予以槍決了。戰後珠江邊天字碼頭一帶，伏屍甚多，一部份參加暴動的共黨女青年死後被人脫光衣服褲子，排列在天字碼頭，任由路人自由參觀及拍照，藉此表示痛恨共匪的意思。也有人將這類頗有吸引男性好奇心的照片大量翻印賣錢，這類照片，筆者也曾得到了幾張。因爲這次由廣西出發到廣州剿共的黃紹竑部伍廷鈞師長和師政治部主任鄧時樂，都是熟人，他們在平定亂事以後「凱旋」歸來，在南寧和我談及他們所目覩的現象，真令人驚心動魄，非常悲慘！

另一個最可痛恨的，是湖南秋收暴動，以四萬銀元收買土匪張兆豐部作爲暴動的主力，由所謂「農工革命軍」爲輔助，於十六年九月八日先在平江、醴陵發難。佔據了湘省東部及南部十餘個縣區，焚燒擄掠，屠殺民衆共約四十餘萬（根據湖南華洋義賑會的報告）最殘酷的是耒陽的共匪，他們將被殺的人體，切成許多塊，烹煮數十鍋，勒令未死的人，取鍋中的人肉來喫，不喫的

馬上就被殺來煮油鍋。這真是「喫人世界」的新作風，你說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這次暴動失敗後，毛澤東率領殘餘部隊千餘人，遁入湘東及贛南各縣荒山中，沿途收編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最後增加到三千餘人，步槍二千餘支，竄入湘贛邊境的井崗山，作為根據地。至十七年五月，朱德在南昌叛變，率兩團人逃到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合，這是後話。

### 遭遇失敗意興闌珊

「八七會議」以後共黨一連串的暴動失敗，使他們的政治路線前途非常黯淡。他們檢討起來，却不敢說第三國際的決策錯誤，而將責任推到瞿秋白身上，第三國際也樂得以他為代罪的羔羊，責備他以左傾冒動主義，領導中共，好像導演一幕戲劇。但中共的六全大會，仍以瞿秋白與張國焘，同為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代表。因此瞿秋白身上，第三國際也樂得以他為代罪的羔羊。

翟秋白執筆，然後請人抄正，用魯迅的名義發表。魯迅的「南腔北調集」、「淮風月談」中，都雜有瞿秋白的文章。魯迅也替瞿秋白出過一本雜文集，名為「亂彈及其他」。

由於瞿秋白過去的政治地位和身份特殊，名氣大的關係，常常受到政府和租界巡捕房的注意，隨時有被捕的危險，需要魯迅替他擔任掩護的工作，在不得已時，暫時避居到魯迅的家裏。楊之華在回憶中寫着：

「由於魯迅的關懷和幫助，秋白在通緝的上海，沒有被捕，在逃難時，不受飢餓。」

魯迅太太許廣平也說：

「秋白同志在魯迅寓內度過三次避難生活。」（見許廣平魯迅回憶錄）

翟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並作了一篇序言，又用筆名寫一幅立軸送魯迅說：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他們兩人的交誼，從這副聯語可以看得出來。

由於第三國際不滿意李立三領導中共的盲動路線，兩年後，又將瞿秋白派回中國。民十九年九月，中共在上海開三中全會，要他主持清算「立三路線」。他這時候本可趁機再起，第二回領導中共中央的，但他沒有這樣做。他既不願參與中共黨內派系的殘酷鬥爭，也自覺無能力有所作爲。最後他於二十年一月，正式向中共中央「請長假」，兩月後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也被解除了，他覺得如同卸下千鈞的重擔，無官一身輕。

### 參加左聯結交魯迅

離開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後，瞿秋白參加上海「左聯」及左翼文藝團體的活動，和魯迅、周揚等，成為左翼文化運動中的領導人物。秋白和魯迅，於民國二十年春季至二十二年冬季，將近屆滿三年的時間，他們深相結納，合作無間。

魯迅與瞿秋白熟識及來往密切，受瞿的影響很大，他們曾經合寫了十多篇政治性的雜文，由瞿秋白執筆，然後請人抄正，用魯迅的名義發表。

瞿秋白執筆，然後請人抄正，用魯迅的名義發表。魯迅的「南腔北調集」、「淮風月談」中，都雜有瞿秋白的文章。魯迅也替瞿秋白出過一本雜文集，名為「亂彈及其他」。

由於瞿秋白過去的政治地位和身份特殊，名氣大的關係，常常受到政府和租界巡捕房的注意，隨時有被捕的危險，需要魯迅替他擔任掩護的工作，在不得已時，暫時避居到魯迅的家裏。楊之華在回憶中寫着：

「由於魯迅的關懷和幫助，秋白在通緝的上海，沒有被捕，在逃難時，不受飢餓。」

魯迅太太許廣平也說：

「秋白同志在魯迅寓內度過三次避難生活。」（見許廣平魯迅回憶錄）

翟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並作了一篇序言，又用筆名寫一幅立軸送魯迅說：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他們兩人的交誼，從這副聯語可以看得出來。

落入「自己人」的陷阱

民廿三年二月五日，瞿秋白由中共調派他到江西的「蘇區」工作。這時國軍正繼續進行五次圍剿，採用「三保」即「保甲」「橋頭堡」及「碉堡」政策，穩紮穩打，紮硬寨、打死仗，逐漸縮小包圍圈，戰果很好。並對共區施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共匪已日暮途窮，兵士因食鹽缺乏，多得一種軟足病，走路不够力氣，士氣非常低落。

瞿秋白抵達「蘇區」正是他們最倒霉最辛苦的時候。共方的重要頭目：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陳毅等，都認為「蘇區」不能久守，遲早都得放棄的，乃於廿三年十月，決定突圍向西逃竄，被迫演出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一幕「偉大場面」的流亡曲。但他們臨走以前，又決定要瞿秋白留在瑞金工作，不讓他跟隨大隊一塊兒逃亡。這個惡毒的決定，是一種遺棄「同志」借刀殺人的「謀殺」行爲，可能出於毛澤東的主意。因為共匪中最陰毒險狠的莫過於他了。那時毛在匪軍當中，權力最大，以前瞿秋白領導中共的時代，和毛相處得並不好。這個祕密決定，連陳毅都不知道，而陳毅是當時負責掩護匪軍主力撤退的人。當陳毅通知瞿秋白隨同他的部隊出走時，瞿秋白告訴他：「組織上決定自己留在後方」彼此乃相對無言，握手作別，黯然神傷而已！

共匪在黨內的鬥爭中，利用敵人的武器，來消滅黨內的異己，即不同派系的而平日聲望比他自己高的人物（所謂「黨內敵人」）這是他們之中常有的事，瞿秋白的下場，也是一個例證。

陳毅所率領的最後一批匪軍也逃出了瑞金之後，不久瞿秋白和鄧子恢、何叔衡等三人於二十

四年二月中旬，化裝爲商人，準備逃入閩南，然後經由廈門搭船往上海。在武平縣水口鄉遇着國

「又有首詞，也是在獄中所作，調寄「浣紗溪」云：

「廿載浮沉萬事空，年華似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孤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

歸於幻滅。這正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墓中人！」

軍宋希濂部，逮捕了瞿秋白（何叔衡死，鄧子恢逃脫），除審訊外，便是坐監牢，但頗蒙優待，獨居一室，可寫作。因爲宋希濂曾經是瞿秋白的學生。獄中無事，常藉吟詩飲酒解愁，寫了一篇

「多餘的話」作爲他的自白，表明他本是一個文人，無心搞政治的。他信仰馬列主義，並一度充

當中共的主角，在第三國際活動，乃是「歷史的誤會」。這種由輕信或誤信邪說，以至送掉性命的行爲，我以爲可以說是「歷史的懲罰」——對

時髦青年知識分子的懲罰。莫斯科第三國際總部得到瞿秋白被捕坐牢的消息，趕緊設法營救，但鞭長莫及。魯迅在上海亦多方活動，拜託蔡子民先生向政府當局求情，希望免瞿秋白一死。楊之華當然更是着急在想辦法營救她心愛的丈夫，但都沒有結果。

### 落葉寒泉萬緣皆空

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終於在福建長汀就地正法，吞彈斂命。臨行刑前，他盤膝而坐，向射手問：「這個姿勢對不對？」（他死時年齡只有三十六歲。）從他這句話，有人以爲他「視死如歸」，其實他是受的佛家影響，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勘破生命的虛幻。臨刑前夕，他有一首詩：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詞意淒清，寫出他早年追求英雄主義，而最後終

所誤嗎？」抑還是爲「聰明所誤？」請讀者先生

下一句斷語吧。（六十七年，雙十節後七日）

蘇東坡示兒詩有句云：「人家養子要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瞿秋白的一生，是爲「歷史

## 王成聖等著 中外珍聞 合售一、二、三〇元

第一集要目：王成聖：俠骨柔腸蔡松坡。開國珍聞。中外珍聞。綠林都督陸榮廷。王志恆：霧社事件面面觀。李逸儕：在吳佩孚空軍隊的回憶。梁子衡：人海萬花筒。張谷：詩人與總長。張樂陶：政海祕聞。鈕先銘：首都浩劫身歷記。楊森：爆竹一聲除舊、寶島春回憶瀘州。劉方矩：創子手的下場。蔣君章：宋案真象。賴景瑚：何建和張治中、珍珠橋的懷念。錢歌川：博士古今談、男女之間。第一集要目：王道：九九日軍投降記。蔣君章：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郭岐：南京大屠殺。趙宗鼎：憶戰時陪都重慶。諸問鵠：羅卓英揚威域外。費雲文：戴雨農與鄭介民。喬家才：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二十餘萬言。一、二集合售一二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